



慢读译丛

炉边情话

日本文豪谈情说爱唱绝一代风流

[日] 幸田露伴 著
陈德文 译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慢读译丛

谢大光主编

炉边情话

[日] 幸田露伴 著
陈德文 译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炉边情话 / (日) 幸田露伴著 ; 陈德文译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1.8

(慢读译丛 / 谢大光主编)

ISBN 978-7-5360-6297-9

I. ①炉… II. ①幸… ②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5329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余红梅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品书天子工作室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7 1插页

字 数 160,000字
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慢读译丛

总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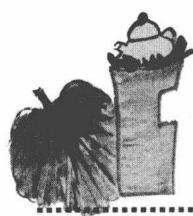
谢大光

阅读原本是一个人自己的事，与看电影或是欣赏音乐相比，当然自由许多，也自在许多。阅读速度完全可以因人而异，自己选择，并不存在快与慢的问题。才能超常者尽可一目十行，自认愚钝者也不妨十目一行，反正书在自己手中，不会影响他人。然而，今日社会宛如一个大赛场，孩子一出生就被安在了跑道上，孰快孰慢，决定着一生的命运，由不得你自己选择。读书一旦纳入人生竞赛的项目，阅读速度问题就凸显出来了。望子成龙的家长们，期盼甚至逼迫孩子早读、快读、多读，学校和社会也在推波助澜，渲染着强化着竞赛的紧张气氛。这是只有一个目标的竞赛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无怪乎孩子们要掐着秒表阅读，看一分钟到底能读多少单词。有需求就有市场。走进书店，那些铺天盖地的辅导读物、励志读物、理财读物，无不在争着教人如何速成，如何快捷地取得成功。物质主义时代，读书从一开始就直接地和物质利益挂起钩，越来越成为一种功利化行为。阅读只是知识的填充，只是应付各种人生考试的手段。我们淡漠了甚至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阅读，对于今天的我们也许是更为重要

的阅读——诉诸心灵的惬意的阅读。

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：清风朗月，一卷在手，心与书从容相对融为一体，今夕何夕，宠辱皆忘；或是夜深人静，书在枕旁，情感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起伏，喜怒笑哭，无法自己。这样的阅读会使世界在眼前开阔起来，未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，使你更加热爱生活；这样的阅读会在心田种下爱与善的种子，使你懂得如何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在纷繁喧嚣的世界中站立起来；这样的阅读能使人找到自己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抑或面对种种诱惑，也不忘记自己是谁。这样的阅读是快乐的，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。我们在引用陶渊明这段自述时，常常忘记了前面还有“闲静少言，不慕名利”八个字。阅读状态和生活态度是紧密相关的。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，就会有怎样的阅读。我们不是生活在梦幻中，谁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本的生存需求去读书，那些能够把谋生的职业与个人兴趣合而为一的人，是上天赐福的幸运儿，然而，不要仅仅为了生存去读书吧。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，目标单一具体的阅读，就像到超市去买预想的商品，进去就拿，拿到就走，快则快矣，少了许多趣味，所得也就有限。有一种教育叫熏陶，有一种成长叫积淀，有一种阅读叫品味。世界如此广阔，生活如此丰富，值得我们细细翻阅，一个劲儿地快马加鞭日夜兼程，岂不是辜负了身边的无限风光。总要有流连忘返含英咀华的兴致，总要有下马看花闲庭信步的自信，有快就要有慢，快是为了慢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慢慢读，可以从生活中文字中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意味和乐趣，既享受了生活，又有助于成长。慢也是为了快，速度可以置换成质量，质量就是机遇。君不见森林中的树木，生长缓慢的更结实，更有机会成为栋梁之材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心灵的成长需要耐心。

在人类历史上，对于关乎心灵的事，从来都是有耐心的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，从1163年开始修建至1345年建成，历时180多年；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，从1386年至1897年，建造了整整五个世纪，而教堂的最后一座铜门直至1965年才被装好；创纪录的是德国科隆大教堂，从1322年至1880年，完全建成竟然耗时632年。如果说，最早的倡议者还存有些许功名之心，经过六百多年的岁月淘洗，留下的大约只是虔诚的信仰。在中国，这样安放心灵的建筑也能拉出长长的一串名单：新疆克孜尔千佛洞，从东汉至唐，共开凿六百多年；敦煌莫高窟，从前秦建元二年（366）开凿第一个洞窟，一直延续到元代，前后历时千年；洛阳龙门石窟，从北魏太和年间（477～499）到北宋，开凿四百多年；天水麦积山石窟，始凿于后秦，历经北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各朝陆续营造，前后长达1400多年……同样具有耐心的，还有以文字建造心灵殿堂的作家、学者。“不应该把知识贴在心灵表面，应该注入心灵里面；不应该拿它来喷洒，应该拿它来浸染。要是学习不能改变心灵，使之趋向完美，最好还是就此作罢。”“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，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。”以上的话出自法国作家蒙田（1533～1592）。蒙田在他的后半生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物，通过对自己的观察和问讯探究与之相联系的外部世界，花费整整三十年时间，完成传世之作《随笔集》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；另一位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（1645～1696），一生在写只有十万字的《品格论》，1688年首版后，每一年都在重版，每版都有新条目增加，他不撒谎，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分量，直指世道人心，被尊为历史的见证；晚年的列夫·托尔斯泰，已经著作等身，还在苦苦追索人生的意义，一部拷问灵魂的小说《复活》整整写了十年；我们的曹雪芹，穷其一生只留



目录

幽情记	1
泥 人	2
水殿云廊	9
幽 梦	12
一枝花	20
楼船断桥	24
狂涛艳魂	30
玉 主	37
碧梧红叶	40
桃花扇	45
共命鸟	49
真 真	58
金鹊镜	63
师 师	68
连环记	83
命运	137
译后记	212



泥 人

.....

赵子昂，名孟頫，湖州人。仕宋，为真州司户参军。及宋亡，至元二十三年仕元，得五帝之优遇，至治元年卒^①，追封魏国公。能书，善画，通音乐，巧诗词，属文动人，为政得体，博学多能，聪明敏慧，诚乃稀世之人也。故为世祖忽必烈草诏时，令忽必烈叹赏：“得朕心中所欲言者。”以



书画名于天下，至天竺僧千里得得其笔迹矣。有史官杨载者称：“孟頫之才，为书画所掩，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，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。”人以为知言也。可知子昂之才大矣。如刑部至元抄·中统抄之论事不屈，如勉励奉御彻里弹劾丞相桑哥，实可见不仅为笔墨词章

之人也。见仁宗评孟頫操履纯正，仅有才乎？内心亦不丑。又初见世祖时，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，故世祖喜，赐座于右丞叶李之上，风姿亦不凡。有才，有学，有识，有德，加之家系亦贵，风采亦美，寿亦长，官亦高，身在多事之世而不

^① 疑为治元二年（1322）之误。

遇忧，死后断简零墨亦称松雪斋之笔迹，如玉如金之重。生而无一天不为万乘之君以名呼之，以字召之。如此之福人，历代皆稀矣。

如此之人，以其仕二朝之故，为后人所不悦。水户藤田东湖^①，年轻时学子昂书，年长，及知松雪斋人，遂不悦学孟頫。观东湖书，其少时，势逼赵氏，后虽微留松雪之荫，而劲拔之笔致，则力有异于文敏。将子昂之帖撤于机下而学之说，以东湖事言之无疑。可学当学，可弃当弃。书乃心画，水户之士藤田东湖，恐不以为然也。

明末清初，阳曲人傅山，字青主，号称朱衣道人。青主于世，殆如子昂于世。唯子昂处宋元间，青主处明清间之差矣。青主亦博学多能之人，善医，工画，极精于金石篆刻之道。素能书，大小篆之下无不精工。此人尝自论其书曰：“弱冠学晋唐人之楷法，皆不能肖。及得松雪香山之墨迹，爱其圆转流丽，稍学之，则以乱真。已而乃愧之，是若学正人君子者，每觉难近其觚稜，降而学匪人，不觉其日亲之。此心术坏而手随之。”遂弃而去之。复学颜真卿，曰：“学书之法，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。”青主意在于：子昂书轻薄儇巧而不良，学之易染其风。如同交恶友而易亲。其易效，常证其真不良也。朱衣道人之言，虽无不在理，然亦过矣。将子昂书比匪人，未为稳妥。松雪书岂易学乎？松雪亦学晋唐人，虽柔媚处有之，亦不可遽以旁门邪道目之。清冯钝吟论曰：“赵松雪出入于古人，无不可学，贯穿斟酌，自为一家，当时诚独绝也。自近代李桢伯，创奴书论起，后生耻以为师，甫习执笔，便羞言模仿

^① 藤田东湖 (Fujida toko 1806-1855)，幕末儒学者，名彪。父幽谷。辅佐藩主德川齐昭，推进天保改革。安政江户大地震中救母身亡。





古人。晋唐旧法，于今扫地。松雪正是仅守子孙之家法者，诋之以奴，不亦过乎？惟欲使其立论字形流美，又功夫过于天资，于古人之萧散廉断处微嫌不足。”钝吟书法博邃，是盖可谓公平之言、稳当之议也。朱衣道人斥子昂，是诚恶赵氏仕二朝、喜颜氏持大节之言矣。道人际会革命之世，持坚苦之节，以甲午之罪遭刑，几死才得免，愈不如速死，仰视



之天，俯画之地，居土穴，凡二十年，及天下大定，稍稍出土穴，自叹曰：“弯强跃骏之骨而以佔咩朽之，是则埋吾血千年而不可碧落者。”如此之人，命能画善文之亲子眉日日入山采樵。其气质、思想如此可畏之老先生，评松

雪斋之书，作如是言可谓不足怪也。虽在逆旅，教子夜学，若至诘旦不成诵，以杖警之。如此之父，乃严人也。又评欧阳修《集古录》，曰：“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者。”如此率真介直人也。思之，先知其人，而言由所出矣。

松雪斋之所以为人所诟病，皆因仕二朝，然此亦稍有可察之节。其仕宋，因父之荫，宋亡时，子昂年二十七，正直彰才立功之龄。然自国命革，在家力学，不敢自进以求荣达。元大访江南人才，至元二十三年，子昂时年三十四，为程钜夫所荐，起而见世祖。元以武得天下，其势必欲得人安民，如致子昂者，恩威夹攻，可想而知也。不考察时势而责之，理则正而议稍苛。国亡后，身虽荣贵，绝无骄满之态，而密有怆惻之情。子昂人品，亦可思之。故后人邵复孺评

再塑一个我，
我泥中有尔，
尔泥中有我。
与尔生同一个衾，
死，同一个椁。

松雪得此词读之，大笑而止之。男女作夫妇，实如两个泥人破而复造，“我泥中有尔，尔泥中有我”句，有理，有情，有怀，有趣。土偶之譬，执着与解脱相纠相织于词章之

中。子昂亦只能莞尔，甚有趣。笑而止之，亦好人品。惟子昂词不见于今所存《松雪斋词》也。



管夫人，小蒸人也。苏州与嘉兴之松江土壤相错之处，有小蒸大蒸。皆在积水

中，草树蓊蔚，团聚成村落，因古诗句有云“气蒸云梦泽”而得其名者。子昂所出之湖州，据此处自当不远。传子昂以夫人乡之故，往来其地，观风光可爱，因作《水村图》。又云为夫人之父造楼，名管公楼。然而，子昂手抄佛经中，记有“管公楼用朱格纸”。子昂和管氏，伉俪之情极笃，如前所举，然传说亦有妾名舞袖者。明李竹懒称：“夫人歿后，公自置之。”可知公未再迎正室。竹懒乃风流之士，诗文、书、画皆成一家。经其地，思前贤韵事，悦水乡佳景，作



水殿云廊

男女之缘各色各样。十年相思，云树远隔，有之；一朝新知，华烛忽辉，有之。其中亦有如号“黄鹤山樵”之明初诗人王叔明和俞氏之间，偶然一章二十八文字，突然招来凤鸣鸾和之欢，真可谓意想不到之缘也。

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五记：王蒙，字叔明，胡州人赵孟頫之外甥，敏于文，不尚渠度，工画山水，兼善人物。少时，赋宫词，仁和俞友仁见之曰：“此唐人佳句矣。”遂以妹妻之。

一篇诗，以逼唐人之故，博人激赏，至得其妹。予欲戏之：“笔下生花”之谓非虚言也。其诗曰：

宫词

南风吹断采莲歌，
夜雨新添太液波，
水殿云廊三十六，
不知何处月明多。

乍看，只是写夏夜宫中景色之美，反复吟诵，实为有趣。人动辄惯于读“言尽意即尽”之文，而疏于斟酌此等诗





“辞终情未终”之妙。祇园南海^①，出新井白石^②之门，诗名震世，耐得“出蓝”之称之人也。为初学评释此诗，极深切。举之，欲少颁其惠。

南海曰：“此诗流丽清新，实为高妙。诗意，叙宫中情态。宫女相戏采莲之顷，南风拂拂而来。歌声吹断之时，夜雨心添太液池水，景色清美，何处不可乐也？此宫中，临水之殿阁，耸云之廊厢，凡三十六处！其中得天子宠爱、就中见月光亦甚有趣之人为谁也？所谓月明多，令人想到酒宴歌舞热烈之筵席，明月朗照，故曰月明多。若咏无天子宠而独居深宫，则应月色寂寞稀少也。诗之表如上，而彻里见之，南风夜雨二句景胜，宫中处处无不乐也。若君恩只深及一人，随时可赏格别之月明，其余皆含怨，彻夜泪流，君恩偏倾，不平等则生怨恨。由此可知，君唯宠爱迎合君心之人，天下贤才几千不遇时，岂之下位，当言可悲矣。说诗，知其诗表里，应先说表。作诗之人，初仅作表。作后，方具名人诗般之感情深沉，渗透底里，颇多意味。将此解作表，仅限于此。诗无妙用。《诗经》若不深达则不易说。对孔孟诗之手段，当仔细吟味也。”南海说诗，甚巧，盖非作家不能如是。因记，所载南海评释之书，此诗作者署名误为高启，当改。

世皆知王蒙因此诗而得俞氏，如《明史》所记。然词人逸话，多出自轻薄子弟道听途说，溢美之谈，过恶之辞，如

① 祇园南海（Gion nankai 1677-1751），江户中期汉诗人、南画家。名瑜，字伯玉。纪州藩儒官。著作有《诗学逢原》、《南海诗诀》等。

② 新井白石（Harai hakuseki 1657-1725），江户中期儒学者、政治家。名君美。木下顺安门人。参政幕府，接待朝鲜通信使，改革币制和外国贸易。著有《新井白石日记》、《西洋记闻》、《同文通考》等。

蜃楼现海，虎影跃市，未可遽信矣。朱竹垞曰：“凌颜种《柘轩集》有悼王叔明室张氏诗，云：

结发为夫妇，
齐眉若主宾。
山同黄鹤隐，
书逼彩鸾真。
兰树人皆美，
苹蘩尔独亲。
情伤坦腹者，
临穴重沾巾。

则可知叔明娶张而非俞。“结发为夫妇”句，是说王蒙少时已与张氏缔缘。“山同黄鹤隐”句，叔明当元末之乱，隐于黄鹤山时，张氏亦随之。故可知王张直至中年颇为睦契。《明史》“少时”云云，可疑。或谓，叔明丧张氏后，得俞氏。又《七修类稿》^①称，此诗非王蒙所作，而为湖州王旬、字子宣所作。且诗中“明月”二字作“晚凉”。事之真伪是非，今不可知也。

叔明后谒胡惟庸私第，与会稽郭传、僧知聪同观画。惟庸未几叛而被诛，叔明亦受累，死于狱中。以诗得妻，由画招死，人之命运如此不可测矣。

（大正四年七月）

^① 明郎瑛撰，十一卷，续稿七卷。内容分为天地、国事、义理、辩证、诗文、事物和奇谲七类。





幽 梦

.....

宋诗人，于苏东坡、黄山谷外，以陆放翁为胜。其诗，虽少雄浑森严之处，然真情流露，自然圆成。因其似易入易

学，为后浅俗者所依据，以至摒放翁而轻视之。冤哉，效顰之丑本不足损捧心之美也。



放翁名游，字务观，越州山阴人。乃撰《埤雅》、《礼象》、《春秋后传》二百四十二卷书之硕儒陆佃、字农师者之孙也。

佃贫困而勤于学，不得灯

油之资，借月光之力读书，为后人所感怆。佃师王荆公，当荆公布新政时，法无不善，但推行不能如初志，反被议为扰民。其见识可窥知。及哲宗即位，荆公之党被驱逐，荆公卒。然佃率诸生哭祭之。其情谊尚可称。佃之子宰，亦学问之人，继父志撰《春秋后传补遗》。放翁乃宰之子。母如何之人不可知，然其解诗好文无疑。所以者何？放翁实为其母梦秦少游而生之。秦以字为名，以其名为字，以此事可推知。秦观，字少游，放翁游，字务观。少游当放翁祖父农师时世人，豪隽慷慨，喜读兵书，而才情玲珑，甚巧于词章。

王荆公评曰：“其诗清新似鲍、谢。”苏东坡谓之“其赋俊逸近屈、宋”。其死，东坡叹曰：“哀哉，世仍有斯人乎？”才胜如是，诗丽无比。传令当时一美姬，见前慕而恋之，会后思而死之。然由放翁母梦淮海先生之说，故可



知一部《淮海集》平常香闺中亦有之。投胎再生，可信可疑，性癖技能，相近相肖。少游善诗，放翁亦善诗，少游喜兵，放翁亦喜兵。慷慨之气，风流之情，思之彼此似通，诚可谓奇异之因缘也。

放翁生于如是之家，如是之母。年十二，诗文之才已为人所认。始为秦桧所嫉，迟而得官，晚为韩侂胄所累而至讥不已。宋衰之际，犹为王炎陈进取之策，思怀经略中原之意。或当与金议和时，论建康、临安之地势，或为帝斥珍玩，乃忠义之心不浅之人也。唯天生诗人，日无不吟，其风雅醇厚可知。以文字不拘礼法而被讥为颓放，故自称放翁，其襟怀疏旷可知。及范成大帅蜀，以参议官随之。乐其风土而留之数年，终至将一生所作以剑南目之，堪称诗天地中之人也。

务观年轻未称放翁时，娶母系唐氏为妻，夫妇情浓，如鱼得水。而婆媳不睦，梭杼难合。尊亲重孝乃士君子之习，恩爱之羁绊难断，然夫妻之情为义理严冷之刀所斩截，唐氏终遭遣。失夫之妻，日月皆黑，无妇之男，酒茶无味。

唐氏难辞人之劝，又适别家。务观日日处于寂寞之中。花有情，开在有愁之家；蝶无心，访于无聊之人。鰥夫亦有



闲池阁，
山盟虽在，
锦书难托。
莫，莫，莫。

“月儿不是月，春也不是往日春……”，^①像吟出此歌的人一样，无限哀怜之意中，往事不堪回首。思绪烦乱，寂寞难耐，一味“错”与“莫”。此人此词，其时其情，不可尽言。然至后来，阳羨万红友评曰：“此词精丽，非俗手所能。”红友又评曰：“此词前用‘手’、‘酒’、‘柳’三上声字，后用‘旧’、‘瘦’、‘透’三去声字，何其心细法严矣。”虽匆卒之作，因出才人之真情，心香已杳，声响自清。唐氏得此词，不知坠几斛泪珠。无几，怏怏而身歿。

沈园邂逅，深深浸入诗人之心，沈园其后虽易主，务观之恨长遗不尽。后再登禹迹寺眺望时，作诗云：

落日城南鼓角哀，
沈园非复旧池台。
伤心桥下春波绿，
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
“惊鸿”无疑指其人。物移景迁，世之习也，幽雅沈氏之园，经月日而衰废。吟怀寂然而动，亦复有诗：

^① 在业原平的短歌，收入《古今和歌集》十五卷。全文为“月儿不是月，春也不是往日春，让我独自回到旧时去”。

